

李 揚

軌 雄
注 著

法

言

世界書局印行

重刻治平監本揚子法言并音義序

揚子法言十三卷。自侯芭宋衷之注既亡。而存者莫先於晉李軌宏範注。宋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板行。最爲精詳。有音義一卷。不題撰人名氏。其中多引天復本。天復者。唐昭宗紀元。而王建在蜀稱之。然則謂蜀本也。撰人嘗出五代宋初間矣。司馬溫公言宋庠家所有。逮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皆即其本。當時固盛行也。外此有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秘注。建寧人合李注爲四注本。書錄解題云。與此不同。厥後書坊復有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本。則又增入溫公集注。而卷依宋咸爲十。諸家元文。悉經刪節。全失其舊。明之世德堂據以重刻。通行迄今。於是世人罕知諸家或十三卷或十卷。各有單行之本。而李注乃若存若亡焉。戊寅首春。購得宋槧。稍有修板。終不失治平之真。適元和顧君千里行篋中。有臨何義門所校。出以對勘。大致符合。深以爲幸。勸予刊行。爰以明年影摹開雕。凡遇修板。仍而不改。并所譌誤。擷如干條綴諸末。以俟論定者。唯惜陳振孫又云。錢佃曾得舊監本刻之。今未見。不獲互相證明也。至於宏範所學。右道左儒。每違子雲本指。其讀文句。亦不能無失。溫公時下已意。多所訂正。而集注十三卷本。竟尙難再遽。然則此本宋槧之僅存。而予與顧君得以流傳之。可不謂厚幸也哉。嘉慶廿有四年歲在己卯十有二月己丑朔江都秦恩復序。

學行卷第一 以其所以養衍下以字

吾子卷第二 事事辭稱則經誤重事字 曰云姓孔而字仲尼曰當作自

問神卷第五 名震於京師震當作振音義可證此震字依溫公集注所改非其舊

問明卷第六 不亦寶乎寶當作珍音義可證此寶字蓋依漢書所致也 巢父洗耳洗當作灑注同音義及溫公集注皆可證

寡見卷第七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假當作假下同音義可證此假字依溫公集注所改非其舊 春木之莖
兮注春木芒然而生溫公集注云李本莖作芒按音義不出莖字是其本作芒也其實莖是芒非音義本傳寫謬
耳此正文與注歧異乃初皆作芒後改未盡一 又從而繙其其聲說誤重其字

五百卷第八 由羣謀之故也謨當作婢

先知卷第九 識其教化議當作謹

重黎卷第十 請問蓋注天云云當作請問蓋天正文天字誤入注中 始六之詔六下當有世字音義及溫公
集注皆可證此修板去世字非其舊

淵濤卷第十一 異以揚之當衍異字溫公集注可證 擊遠水按擊當作繫繫屬也史記云屬之遠東不作擊
可知但各本皆誤或治平初刻已如此 竇蛛蝥之廟也廟當作靡 曰非夷下衍齊而是柳下 尚容下衍首陽
爲工飽食安坐以 依隱玩世下衍說時 其滑稽之雄乎按李本如此溫公集注可證此本衍字皆溫公取漢書所
仕易晨十六字 不盡四字 增而修板依之擠入非治平之舊也

君子卷第十二 人言仙者有諸乎吁乎當作曰

孝至卷第十三 石奮石建衍下石字

序 然後誕章然當作終

音義

卷第四

則渾條一請問禮莫知條一當在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條之下

卷第八

渾渾條一簡易條一當在焉得條之

下

卷第十

置守一條一當在屏營條之下

上抵

上音禮切

下計

下音禮切

當分爲二條云

云

音禮切

云

音禮切

目次

學行卷第一	一
吾子卷第二	四
修身卷第三	六
問道卷第四	九
問神卷第五	一二
問明卷第六	一六
寡見卷第七	一八
五百卷第八	二一
先知卷第九	二四
重黎卷第十	二七
淵騫卷第十一	三二
君子卷第十二	三七
孝至卷第十三	四〇
法言序	四三
音義	四五

揚子法言

李軌注

學行卷第一

夫學者所以仁其性命之本本立而道生是故冠乎衆篇之首也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威無焉。爲衆人。

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三者民斯爲下矣。

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

仲尼志道朝聞夕死

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不在在也言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偏乎。謂傳也如將復駕

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金寶其口木實其舌傳言

或曰。學無益也。如

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鑿諸。有玉者。錯諸。不鑿。不錯焉。攸用。

鑿鑿治之名

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

否不也輟止也此章各盡其性分而已

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

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逮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肖類也蜾蠃得螟蛉而受化久乃變

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

切磋琢磨

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

也已矣。上士謂此五者勤而行之不可謂不好也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昇逢蒙分其弓。

良捨其策。殷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

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言諸賢之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嶽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

微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

方術之家言能鑄五石

曰。吾聞甌君

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

鑄之令或人黜爾

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敗爾簪鏡旨美也。喜於問財而得為人富莫大焉。剋莫重焉。

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

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

桐嗣也。桐子嗣然。未有所知之。時嗣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數焉。

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顯也。

務學不如務求師。

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

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

爲不少矣。

傷夫欲爲而不得其道者多矣。

一闕之市。不勝異意焉。

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如何。

一卷之書。不勝異

說焉。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謬之旨。

習乎習。

以習非之勝。是。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

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

大小之相傾。學高下之相傾。

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平。

水滿坎而後進。

人學博而後仕。

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平。

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納行。

請問木漸。

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

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土人操道義爲根本。業貴無虧。進禮。

學如枝條。德貴日新。

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衆者也。

斧藻猶刻削也。士人操道義爲根本。業貴無虧。進禮。

鳥獸觸其情者。

也。衆人則異乎。

人由禮義閑其邪情。故異於鳥獸也。

賢人則異衆人矣。

奉宣訓誥。

聖人則異賢人矣。

制立禮義之作。有以矣夫。

言訓誥者。其豈徒哉。

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

是以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有其具。或不能成。

其事無其志故不能立其業

歸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歸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

曰歸之則是。曰昔顏嘗歸夫子矣。正考甫嘗歸尹吉甫矣。正考甫宋襄公之臣也尹吉甫周宣王之臣也

吉甫作周頌正考甫慕之而作兩頌

公子奚斯常歸正考甫矣。奚斯魯僖公之臣也不欲歸則已矣。如欲

歸就禦焉。

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尙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

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

曰大人之學也爲道。小人之學也爲利。子爲道乎。爲

利乎。

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已。耕獵如此利莫

大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去惡遷善衆

猶弟百川學海而至于海。行之不息丘陵學山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畫止顏

頤之黨甚於鰓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鰓斯寧行孫穀喻人黨比鰓朋而不心面朋

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匿德仲尼之所恥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

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或曰

先生生無以養也。死無以葬也。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

葬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或曰猶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

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顏其劣乎。顏其劣乎。至是皆外物不

能景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曰紆朱懷金者之樂不如顏氏子

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至樂內足不待於外紆朱懷金者之樂也外內樂不足是故假於金朱外物爾乃說樂也或

曰請問屢空之內欲以此義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

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與曰有教

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

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孔子習同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者

吾子卷第二崇本在乎抑末尊大道絕乎小辯也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少年之事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悔作之也或

曰賦可以調乎曰調乎賦數之聲也調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乃竊謂然有陵

志或曰霧縠之組麗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蠶矣霧縠雖麗蠶管女工辭賦雖巧或亂聖典劍客論曰劍可以

愛身言舉劍可以衛護愛身辭賦可以調諭勸人也曰淫狂使人多禮乎言淫狂使人多禮辭賦使人放蕩或亂也或問景差唐勒宋

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言無益於正也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陳威儀布法則

辭人之賦麗以淫奢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

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蒼蠅問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也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聽

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

或鄭何也交和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多哇者淫聲繁越也請問

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按平字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案
則邪佞不能入也。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

之溫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璧愛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者

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事辭稱則經。夫事功多而辭矣少則隱聲者伉其動也事功省

言足容德之藻矣。足言夸毗之辭足容威施之面或問公孫龍說辭數萬以為法。法

與。曰斷木為棊。梳革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大臣之詩人也必以規矩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岳而知衆山之剝崩也。沉

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沲也。沉枯澤乎。舍舟航而濟乎。續者未矣。

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末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觀其識味也。委大

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山經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

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

戶者矣。聖夫不由聖或欲學蒼頡史籀。多知奇難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再言

者魯之也言勝於不學或曰有人焉。曰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

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實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

草而說。見豺而戰。戰亡忘其皮之虎矣。羊假虎皮見豺則戰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

人假偽名考實則窮

百獸炳然殊異然殊異君子豹則豹其文蔚也蔚然有文章而次虎也辯人狸則狸其文萃也萃然有文采異於羆貉狸變則

豹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費書市肆不能釋義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

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小聲不合大確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何所擇乎聽也無淫非正不聽何所淫乎擇則亂淫則辟言有聲修則邪僻述正道而稍邪侈者有矣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習貴生當孔子之道

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紛言而亂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

姦姦不詐詐也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也不詐詐者以正教人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姦姦者以

多聞則守之以約所守簡要多見則守之以卓所觀廣遠寡聞則無約也寡見

則無卓也少聞無要約之守少見無卓絕之照緣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緣衣雖有

三百領色雖不可入宗廟紵絮雖有三千絨草三百領色雖不可入宗廟紵絮雖有三千絨草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

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陵雨暴然然後知夏屋之為旃幪也旃幪虛

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郭郭也郭郭限內外禦姦克聖人崇仁義正德遠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

闕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

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

觀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修身卷第二求己以返本守母以存子此其大要

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無亂也天下亂也人之性

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無亂也人之性

也。善惡混。

混雜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孟子以爲人性善。而揚子以爲人性雜。三子取善惡異。然大同而小異。立言雖殊。終歸於義。兼得耳。惟蓋同。心作在。蓋在克金作聖。揚子之言。他極同。故其說之略。於是俱。

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

所謂氣也者。

所以適善惡之馬也。與。

御氣爲人。若御馬。涉道由通。簡則迅利。適惡路則爲蹇。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

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歎美戒慎之至。

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

貴令信敬素著。

珍其貨而後市。

貨珍價必貴。

修其身而後交。

身修交必固。

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

無所不通。

君子之所

慎言。禮書。

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儀。言禮是慎辭之於書。

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

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

天地之交以鍾人道之交以理。俱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

所往。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

卑也哉。

視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

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

公儀子爲魯相。婦織於室。遣去之。園有葵。拔棄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爲江

都相。下帷三年不闕。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

儔。難也。

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

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知燭也。信符也。

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飾。智如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致誠。

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

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

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

或曰。田園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

雖有喬喬之莠。其說不可得。雖懷忉忉之思。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遠不可以治學。

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不見日月而盲矇

魂曠枯。糟萃曠沈。萃熟也。擣埴索塗。冥行而已矣。埴土也。盲人以杖擣地而求道。雖用白

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

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可謂敢問

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美其多

或曰。日吳不食肉。肉必乾。日吳不飲酒。酒必酸。實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

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合禮。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山雌之肥。其

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閭閻

在上。簞瓢捭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

也。千鈞之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耳。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樂。德盛也。或問犂牛之鞭。與玄辭之鞭。有以異乎。曰。同。然

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宗廟貴純色。君子貴純德。如剗羊刺豕。罷

賓犢師。惡在犂不犂也。剗。羊義。見易。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

仲尼也。言魯定哀公孟仲尼。季孫皆問仲尼。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

矣。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

貉則引之。倚門牆則磨之。莊周與韓非同質。不亦甚乎。或者益家致問何謂也。曰。莊雖借喻。以爲

莊周與韓非同質。不亦甚乎。或者益家致問何謂也。曰。莊雖借喻。以爲

以下凡論諸子莫不虛言乎。莊在者何也。曰。沙檢非見形。不見及道者之言。所說雖近。終非沙察。而自去其

路一以貴之。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與本也諸子末也 聖人耳不順

乎非。注正之聽口不辯乎善。注與天道發言成章不難言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衆人無擇焉。謂信或任意或

問衆人曰富貴生。苟貪富貴不義而生賢者曰義。行義以達其道聖人曰神。神德行也觀乎賢人則見衆

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

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家人自賢人用國檢。聖人

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所謂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

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提身。提安曰其為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弘深發敦重也

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提身矣。外者微儀也肅殺也括法也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

微之有。微儀也悔吝小上士之耳訓乎德。訓下士之耳順乎己。苟欲令言不慙行

不取者。孔子憚焉。言不違理故形不聽行不邪僻故心不取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也

問道卷第四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其物由之以通或曰可以適它與。言道既可以通中國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諸子也

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或

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或曰焉得直道而

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此亦因形以取譬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

以喻經譬。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大解曲通歸正之義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可

無之。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五者人合則

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人五義備則渾。或問德表

曰。莫知作上作下。作爲也。莫知爲上之樂爲下之苦。請問禮莫知。則有尊卑。曰。行禮於彼。而民得

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化於下。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

德。禮如體無體何得爲。人無禮何能立德。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無爲之爲矣。或問。彫刻衆形者。匪

天與。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

有取焉耳。可以止奔競。訓發冒之人。及提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之絕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爲之本。斯乃聖

人所同子。豈其異哉。夫能統遠。自然後可與論道。悠悠之徒。既非所達。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耳。無取焉何者。不得以之爲教也。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

開明。它則苓。焉安也。開發也。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日月齊明。觀其文者。不下堂。知四方閉

之。闐然不覩牆之裏。不聞聖卷。論無所見。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

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

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爲疣贅。允信。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

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伏羲畫八卦。以叙上下。至於堯舜。君臣大成也。匪伏匪

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

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就是。曰。殷之以中國。殷或曰。孰爲中國。正直北辰爲

偏僻未知誰爲。居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申於天地者。爲中國。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

五賦。秦漢也。中世天

者士圭微景過此而往者人也。或謂人皆之然聖人如是聖人之治天下也。禮樂以禮

樂。限無則禽。異則終。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

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奉也。書言之於筆舌爲人之由禮樂也。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

則禮由己。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耿耿。久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雷霆之

之言傳無窮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之與因雖異。隨變而循理也。故先王之事世相反。而其道一也。或問

無爲曰。奚爲哉。應化而已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

視天下。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

天下。民之死無爲乎。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傷武不可得。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爲也。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隨時。故述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爲也。

或問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人以爲太古不如絕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令

不見不聞使之純一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而節之如視

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益損之。值其日新則襲而因之。值其敝亂得損益隨時。或問太古德懷不禮

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懷乎。或無也嬰懷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

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象乎愛敬然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

而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沾項漸襟。堯舜乎。銜玉而賈

石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亡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

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失其御則反開背敵。故

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與狙詐之力也。如其亡。

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足多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

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申

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峻刑職之術。則民如牛羊。臨之以刀狙。故曰不仁之至也。若牛羊用人。

則狐狸螻蟻。不麀臠也與。臘八月旦也。今何東俗奉之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藉也。見禮記。或曰。刀不利。筆不銑。而

獨加諸砥。不亦可乎。刀鈍礪之砥。筆秃銛削以刀申韓行法。欲以救亂。如加刀砥。亦所以利也。曰。人砥則秦尙矣。嚴刑裁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

爲砥。砥之甚也。秦之嚴刑。難復尙矣。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圖基擊劍。反目眩

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或曰。申韓

之法非法與。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

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此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之術。簡染其心。於簡籍之中。以訓學徒。則

顏閔不能勝之。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有節貴之益焉。鄒衍有取乎。曰。自持。有凝持之風焉。至周罔君

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覲也。

問神卷第五

問于天地之情者。皆之乎心也。心能其乎天地之情。則入乎神矣。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潛其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

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乎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問耳。其殆神在所潛而已矣。神道不遠天神明天。照知四方。天以神明光獨幽明照通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神覆萬物各成其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人心如神變化無方操而持操而不舍則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存其精神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而無逆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至化溥然龍蟠于泥。蛭其肆矣。龍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或蛭哉。或蛭哉。惡觀龍之志也與。數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時可而升既飛且潛。義兼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與。飲食則不安有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爰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手者握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或因者引而伸之或作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意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五十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歎混書序雖存獨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數存愚有所不失。數亡。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叙以而酒誥之篇。餓空焉。今亡夫。秦焚書漢與則雖聖有所不得又亡一箇中者。先師猶俄而空之。今斷亡。虞夏之書。渾渾爾。大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不阿下周者。

其書譙乎。

下周者蒙言語烈也

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

據五經之

曰不可。天俄而可

度則其覆物也淺矣。

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

大哉天地之爲萬物

郭五經之爲衆說邪。

莫有不存其內而能出乎其外者也

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

後世之訾訾也。曰。瞽瞍能默瞽瞍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臧狄牙不能

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

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

言必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

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灝

灝乎其莫之禦也。

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蕩除如江河所滌灝灝洪威無能當之者

面相之辭相適揅中心之所欲

通諸人之嚙嚙者莫如言。

嚙嚙爲憤憤也

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嚙嚙

傳千里之志。志者莫如書。

言皆目所不見志志心所不了

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實言有史野

二者之來皆由於心

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察言觀書皆可識也

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

人之辭。渾渾若川。

渾渾洪流也

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與。何

不能居世也。會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或曰。淮

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

數不絕也

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

爲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

動而愈矯

或曰。述而

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育而不茁者。吾家之童烏乎。

童烏子

也仲尼謂顏回而不秀九齡而與我玄文。顏回謂冠而與仲尼言易或曰：玄何爲？曰：爲仁。子墨子爲言而不告義曰：孰不爲仁？孰不爲義？曰：勿難也而已矣。施則巧爲惠

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諱。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

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

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

每可以爲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裳其順矣乎？三桓專魯陳恆廢齊王莽篡漢三彘之興皆是物也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亮也未達，曰：事得其序之謂訓。順其理也勝己之私之謂克。亮也爲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

曰：知德者鮮。何其光？曰：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爲

不爲賢必我知而爲之，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名卿可

幾也。蓋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也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此義適王孫賈勸仲尼顯於寵也曰：君子德名爲幾。後近名梁齊趙楚

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四國讓時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

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審乎自得而已矣概夫逐物或問人曰：艱知也。

艱難也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難任人莊周亦云厚絕操情曰：焉難？未諳其難曰：太山之與螳蟻，江河之與行潦，非

難也。形彰於外大聖之與大倖，難也。物形外顯人神內藏烏呼！能別似者爲無難。

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愆過也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

否。愆也。論天地人經是德也。愆。欲問。語君子不出諸口。

閔明卷第六防姦必有其統。接物必以其度。察見至微之理。探賾幽隱之情。

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詩乎。聰明其至矣乎。在。於。至。妙。之。人。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爲聰。惟

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視。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聞。負。薪。之。語。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與。是何師與。天下小事爲不

少矣。巧。歷。所。不。能。算。以。君。子。不。爲。故。不。貴。也。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撫我華而不

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賦。實。者。法。言。太。玄。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

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聖樂聖。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

麟乎。言。凡。鳥。獸。之。不。可。得。及。鳳。麟。亦。猶。凡。人。不。可。踰。聖。人。之。道。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

之於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於。聖。則。藏。並。同。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益去諸

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抗也。抗秦者非斯乎。投

諸火。斯。李。斯。或問人何尙。曰尙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尙。曰昔平皋陶以其

智爲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

仲尼聖人也。或者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鄭知也。禮。於。歲。節。書。者。

建子貢雖多亦何以爲盛哉。成湯不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不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不乎。革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復以光大。不亦懿乎。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是人命不可避也。大理想者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自論吉人凶其吉。居安思危。存不忘亡。凶人吉其凶。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惡積而罪彰。滅身之凶至也。辰乎辰。數時遊也。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謚言敗俗。謚好敗則。姑息敗德。則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亟。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輦。輦也。教非不明。不能化頑嚚之人。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諱。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義矣。大者治見。亂者隱。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君子潛神重玄之域。鵲明遊集。食其絮者矣。者類聚羣遊。得其所也。鵲明非竹實之絮。不食君子非道德之絮。不居。鳳鳥踰踰。匪堯之庭。踰踰者步趾之威儀也。言其降步於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步也。亨龍潛升。其貞利乎。真正也。利者義之和。或曰。龍何如。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得潛之正。時可而升。不亦利乎。得義之和。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行止不失。其所得嘉會。或問活身。曰。明哲。以保其身。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於。如庸行。翬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楚雨糞之絮。其清矣乎。楚人糞君寶糞。長恃也。當成哀之世。並爲諫大夫。俱著令。開號曰雨糞。蜀莊沈冥。蜀人姓莊名。王莽篡位之後。崇顯名賢。復欲用之。稱疾遂終身。不仕。蜀清其志者也。蜀莊沈冥。蜀人姓莊名。楚字君平沈。

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是故成
哀不得而利之王莽不得而害也

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洽苟得。所謂寔冥也。

久幽

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

卜於成都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吾珍莊也。居

難爲也

人所不能
非難如何

不慕由。卽夷矣。何冀欲之有。

許由伯夷無欲之至
既不可害亦不可利

或問堯將讓天

下於許

自由恥有諸口

曰：好大。

人者

爲之也。屬由無求於世而已。

已矣允喆堯懼

舜之重

主則不輕執

於由矣其值也好詰知也。

大累克巢父洗耳不亦宜乎

以相勝也累父洗耳

皆非通理

靈場之威宜夜矣乎不可

經白日偏謬之談可獨說不可校諸實朱鳥翺翺歸

其歸矣也。歸海。

或曰奚取於朱鳥也

或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能

才能往者集

鳥之謂與不能去就之分或

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

敢問何反也

韓非作于素王。

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

子以禮勸

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

合則亦無所

不至矣或曰說之

合非憂世

或問哲曰旁昨

功思問行曰旁通厥德
塗不可以應萬變應萬

著者姓名

寡見李翁七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二五五

見人之好我者也。爾文之見。爾言之德。爰則面言。數人皆好親聽。諸子近言近

則已矣矣。不得已者官此相去甚遠是以較其少也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

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君子多聞見而心愈真也小人多聞見而情愈偽也如賢人謀之笑也。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笑也。識道而從人。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惟爻所適應四時之宜說事者莫辯

乎書。尙書論政事也說體者莫辯乎禮。正百事之禮也說志者莫辯乎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說理者莫辯

乎春秋。屬辭比事之義捨斯。辯亦小矣。春木之莖令。援我手之鶉令。春木芒然而生譬若孔氏居魯人心有似援手而進言其錦美也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令。或曰。饒饒者。天下皆說也。奚其存。曰。曼

是爲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其義雖存言天下無復能專用聖道者久故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饒饒之

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

作經。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

身不能究其業。言其要妙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餐。三年通一

解。故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其聲說。惡在老不老也。達大帶也說傾

中也衣有華藻文繡書有經傳訓解也文繡之衣分明易察訓解之書灼然易曉

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疾夫說學繁多故欲約省之也曰。可約。解

科。言自可令約省爾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亦聽耳但不邪荒乎淫。拂

乎正。沈而樂者。君子弗聽也。或問侍君子以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

觀禮焉。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奕者乎。曰。爲之猶賢於已耳。今之所論自謂侍君

子者。賢於已乎。君子不可得而待也。人師難遭也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有。

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塞鶴鳴仲天。不在六翻乎。拔而傳尸。鴻

其累矣夫。拔鶴鳴之翼以傳尸鴻不能冲天適足爲累耳詭授小人以高位而不能成大功也又言學小說不能成大儒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

乎方。雨流乎淵。徂往也方四方其事矣乎。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魏武侯與吳起浮

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史記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固。兵每如

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道存則器不亡齊桓晉文以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或曰。秦無觀矣。其兼曰。所謂

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秦以兵兼而不以德莽以詐篡而不以道或問

魯用儒而創。何也。揚子貴儒學而賤兵論魯國嘗爲齊楚所侵所以譏問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

四海皇皇。奠枕於京。皇皇歸美安枕而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章章陳疆

用猶至於是。倪能終之乎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創。萬物將自寶

瀨瀨之海濟。樓航之力也。濟度也言度大海在舟船與大治在禮樂航人無楫。如航何。雖有舟航而無楫棹不能濟雖有民人而無

禮樂不或曰。奔壘之車。沈流之航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如曰。否。也。否。也。或曰。焉用智。

夫智者貴於居患救難也今有患難不能救故曰焉用智

曰用智於未奔沈言非沈吾人必也使無奔沈也

大寒而後索衣裘不

亦晚乎

思患在乎預防

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法領則人危

惠以厚

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

欲上必以先言下之欲先

必以其身後之處上而誠哉是言也誠信或曰弘羊權利而國用足蓋權諸蓋何

民不重在前而民不害

曰弘羊權利而國用足蓋權諸蓋何

讐諸父子為其父而權其子縱利如子何

有若議十二之稅

卜式之云不亦匡

乎匡正也秦弘羊權利之時天下大旱卜式

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

曰獨烹弘羊天乃雨式之所言大臣正矣

曰讐諸琴瑟鄭衛調俾變因之亦不可以致蕭韶矣

俾使也讐諸琴瑟調正則合雅鄭衛則為淫秦法雖暴雖欲使

聖人因之不可以致康哉鄭衛本

淫雖使變損之而不能致蕭韶

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世寒貂狐不

亦煥乎貂狐之裘

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煥亦煥矣

言秦燒書坑儒於湯火之中但甚太熱耳此謂或人戲嘲揚子之辭

曰煥哉煥哉時亦有寒者矣

默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居尸子遊地斯皆清涼其身不煥秦之湯火

非其時而望之

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

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有至不可得見非道而行之不可得至

秦之有司負秦之

法度秦法已陳吏又毒之

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建天地之道而天地建秦亦

弘矣失德之報何其驗哉

五百卷第八

夫言者所以通理也五百歲一聖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

孟軻史遷

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

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

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

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稟天地精靈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腹擬地四肢合四時五藏合五行動如風言成文章也或問聖人

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陽虎所不欲敬也。見

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

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爲也。仲尼之敬陽虎揚子之臣王莽所詘者形也於神何時操我諸如此例學者宜識其旨聖人重

其道而輕其祿衆人重其祿而輕其道。聖人曰於道行與衆人曰於祿殖

與。聖人以行道爲務凡人以祿食爲先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爲大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名也曰何如其

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高帝時叔孫通爲奉常欲

制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述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

述將以自用也。欲行其道制素法也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與。曰知之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

知聖而不能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

順彊其所劣損其所能衝衝如也。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或問孔子知

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欲知載送道術何所之論曰之後世君子。許來曰買如是不

亦鈍乎。言畜貨以遺後畜道俟將來是遲鈍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

慙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倫利孰大焉

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與。論孔子大其道故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爲

去乎。曰：愛日。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謀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慮者，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齊人詩：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應觀正諫而不用於是，遂行。由此觀之，夫

子之日亦愛矣。謂寸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

道，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日不暇給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

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太

平也。如欲太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墨秦之繼周，王莽之篡漢，竊據猶將悼之賢者，能無愀歎乎。赫赫

乎日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或問天地簡易而

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支離分別之而後，簡已易焉。支焉離，有支焉離言不可了也。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人之益

者，倉廩也。取之如單。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未如之何矣。神明有所不及，或

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言皆占之。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

占天。聖人以人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大聖先天，而天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或問星有甘石，何如。甘石，

夫倉謂天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或問大人曰：無事於

小爲大人。賢者志大之謂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爲小。向處在乎禮義，大人之事備矣。聖人之言，遠如天。天聽

明而人不能察，聖人設教，施令而人不能究。賢人之言，近如地。山川俾田之形可得而鑒。璫璫其聲者，其質玉乎。玉之璫璫，其聲亦猶

君子清冷其德音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矢正也肆操也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

不可盡性與天通周之人多行貴命德義人秦之人多病道屈行有之也病曼之也行者有之者

周有德也病曼者秦無德也周之士也貴道泰業隆秦之士也賤道否人卑周之士也肆肆放任意秦

之士也拘拘制曲從月未望則載魄於西載始也魄光也載魄於西者既望則終魄於

東光稍勝於西其鑣於日乎鑣迎也言為人臣終始咸衰向彤弓盧矢不為有矣以喻有君

聆聽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以古則殷鑒不遠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

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惟人所召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我欲仁至

或問禮難以彊世言禮事至難難曰難故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

之奚其彊可以彊世使行或曰禮之而已矣也雖焉小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見弓之張令馳

而不失其良令弛或曰何謂也曰徽之而已矣弓良在微格人良在禮樂川有防器有範見

禮教之至也川防禁盜器範檢形以喻禮教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為無所用經營然後知幹楨

之克立也幹楨樂濇版之屬也言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

而廢禮能有所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成也聖人之材天地也覆載

地合其德次山陵川泉也次聖者大賢也高顯次鳥獸草木也區別各有所長

先知卷第九圖難於其易求大於其細為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如斯而已矣

先知其幾於神乎幾近也所以知微探未幾敢問先知曰不知幾以不知者神也知其

道者其如視便見忽眇眇縣作眇。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甲者一句之始。已有之初也。先之一日未

米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救禍於已形之後。難也。身立則政立矣。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

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正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欲

徑陳。陳不果內。執轅濤塗。其戮矣。夫。伐楚雖美。而御師不蓋。故不欲令徑於戲。從政者。審其思。戮

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戮。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

之謂思。為政如此。民所愿也。若汙人老。汙人孤。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軸空之謂

戮。民所惡也。為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厲之以名。引之以

美。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

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政君也。禽獸

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人君施

故穀人竭力於晝也。土木衣綿綿故絲人竭力於夜也。晝夜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為惡政。聖人。文質者也。因人材實刻而

貴。藥色以明之。藥色輕重。顯明尊卑。聲音以揚之。歌於管絃。咏其德美。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昭後世。鑿豆不陳。

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抃。則吾無以見聖人矣。言此諸禮存。故得親聖人。或曰。以往聖

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

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漆甚。於惡。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

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法度彰也夏后肉辟

三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期於存公不恤私也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

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

實予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尊命征討或曰人

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議其教化綱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

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益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

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執契而巳或苦

亂法曰綱紀綱紀然後綱目正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綱賴綱紀君任職在如綱不綱紀

不紀綱失綱紀則綱目不正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綱無綱紀目不正或曰齊得夷吾而霸

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

大器夫以規矩準繩而能使上下無猜者大器也大器者必體查羣疑之表或曰正國何先曰躬

工人績躬身也官次乃覈察其人考其職績也或曰爲政先殺後教曰於乎於乎者職天先秋

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吾見玄駒之步玄駒跳雉之晨

雖也雉鳴化其可以已矣哉感陽應節自然之化民可使觀德是以堯舜之民不可使觀

刑是以桀紂之民觀德則純觀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象似也言畫繢刻木以

得曰龍乎龍乎數非真龍也龍而後能致或問政核曰真僞用真入真僞則政核豈能明

隨惡惡言則不爲惡

如真不真。傳不傳。則政不該。

治四之雷

鼓舞萬物者雷風乎。

鼓舞萬民者號令乎。

天以雷鼓萬物

雷不一。

三令風不再。

二也望人樂陶成天

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於世。不離於羣。遁離者。是聖人

乎。

言雖離者

雖之。不才。其卿臘矣。

君之不才

其民野矣。

民之陶化猶

或問曰。載

使子草律。

載設也

曰。吾不如弘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

曰。何爲。曰。必也。律不

犯。奏不刻。

論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

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甄。柔

則坏。

甄燥也坏濕也言失和也失陶者失剛柔之

龍之濟亢。不獲其中矣。

初九潛龍勿用

是以

過中則惕。

九三居下卦之上

入之道。譬猶日之中矣。

光被

不及則未。

不及中故躍

其近於中乎。

二五得中故

聖

也。

什一稅民天下

多則桀。寡則桀。

公羊傳曰多乎十一大桀

井田之田。田也。

言暑味也

什一。天下之正

之刑。刑也。

三千之屬

田也者。與衆田之。刑也者。與衆弃之。法無限。則庶人田

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

法制無限則與

人亦多不足矣。

僭亂既興

其法。

功

譬諸算乎。

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

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其治

重黎卷第十

重黎卷第十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條也。

司主也條官也少皞氏衰九黎

曰。近義近

和。義和之官王莽時亦復立焉。聖王之立重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義主陽和主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義主陽和主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義主陽和主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義主陽和主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義主陽和主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義主陽和主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義主陽和主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義主陽和主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義主陽和主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義主陽和主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義主陽和主

或

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或

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言。論終始之運。皆孝文之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曰。託也。假黃帝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

多禹。姒氏禹也。治水。土步山川。病兵故行。破也。禹自聖人是。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太山人。夫欲

隤僞者。必假真。類。禹乎。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於是捨書而欺。曰。深矣。揚子之說也。王莽置義和之官。故上章寄微言。以參重黎之問。而此句明言真僞之分。

或問。渾天。曰。落下閔營之。鮮于妄人度之。歌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

能違也。幾近也。落下閔為武帝經營之餘。于妄人又為武帝算度之歌中丞丞名壽昌。為宣帝考象之言。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遠也。請問。蓋天。欲知蓋天圖也。曰。蓋

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者。或問。趙世多神。何也。如簡子之事。曰。神怪

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子不語怪力亂神。或問。子胥種蠱執賢。曰。胥也。俾吳作亂。

破楚入郢。郢。楚都也。鞭尸。鞭平王墓。藉館。若舍君之室。大夫之室。皆不由德。報父兄之恥。於斯則無禮。謀越諫齊不

式。式。不能去。三諫不從。於禮可去。卒服之。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為臣。子胥諫曰。吳不取越。越必取吳。又曰。不聽。越伐齊。反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乎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種蠱不彊諫。而山棲。俾其君黜社稷之靈。而

童僕又終弊吳賢。皆不足邵也。邵。美也。至蠱策種而遁。肥矣哉。此美蠱功成身退。於此一舉最為得。或問

陳勝吳廣。曰。亂。此暴亂之人也。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千越之劍者。臣而戴之不取用。是費之之至也。況乃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

迄始皇。三載而滅。秦也。皆屬秦也。時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以下。彊兵力

農。以蠶食六國。事也。是人保。問保事也。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

根。便則申。否則蟠。保也。采金根也。激。問激也。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

相方肉激也。此方或問秦伯列爲侯衛。在外侯望。卒吞天下而赧會無以制乎。曰。

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用也。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

地。地莫重於天。既盛土地。又盛祭天。則襄文宣靈其光也。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之衰非一朝一夕矣。昔者襄公始

僭西時以祭白帝。文宣靈宗興鄜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

武昨。宗魯也。文公起臨時宣公。起密時靈公起上下時。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而赧獨

何以制秦乎。人之強也。其日固已久矣。數世之壞非一人之所支也。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嬴秦姓政始皇名。秦

十五載而楚。楚項羽。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曰。具。備有

之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施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六國蚩蚩。爲嬴

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政。故天下擅秦。卒終也。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

微。天下孤睽。睽猶乖離也。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勲業

山南。發迹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山南漢中也。三人。問人事者何也。曰。兼才尙

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天不合應。功業乃隆。或問楚敗

垓下方死。曰。天也。項羽爲高祖所敗於垓下。臨死。數曰非我用兵之罪。乃天亡我。言否邪。曰。漢屈羣策。羣策屈

羣力。屈。盡。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微。屈人者克。勝。自屈者負。負。天曷故焉。言無私親。惟應舍人。

或問秦楚既爲天典命矣。秦始灞上。楚分江西。與廢何速乎。典。主。曰。天昨光

德而隕明忒。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令隕之者。明乎秦楚成惡之所致。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

故天昨之爲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神明主主郊祀若秦

楚疆闊震攘。胎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

神乎。廢未逮也。不逮早亡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昨。昨主曰無土言無土地可因然則舜禹

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因土以行化湯文也因聖以登禪舜禹也上無舜禹之時下無湯文之士故不昨耳若

秦楚之詐非所以爲昨也或問聖人表裏。表裏內外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明乎得或問

義帝初矯。矯矯劉龕南陽劉高祖龕取也項救河北。項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

何。假曰。人無爲秦也。喪其靈久矣。非一朝一夕也韓信繇布。皆劍立南面稱孤。卒窮

時戮。無乃勿乎。極或曰。勿則無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

焉。彼令。或問淳于越。曰。伎曲。請問。曰。始皇方虎捫而梟磔。噬土猶腊肉也。

越與亢眉。終無燒辭。可謂伎矣。有才伎也仕無妄之國亦依義取譬食無妄之粟。分

無妄之橈。自令之閒而不逮。可謂曲矣。燒橈時橈也自令與始皇併心爲無道或問茅焦。歷井幹之

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以嫪毐事母不孝賜官諫者輒殺於井幹闕下茅焦歷井幹之死而諫始皇即駕車就轡虛左親迎其母蔡生欲安項

滅陽。不能移。又亨之。其者未辯與。項羽欲東還下爲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移又爲所享案漢書云韓生揚子云蔡生未詳韓蔡孰爲是曰。生

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韓書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辯廟。虎牙矣。

登意而諫項義而守可謂辯說矣然則近虎牙言其殆也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強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

戊良乎。甘羅戊之孫也以惡宦之相諫宦趙事發悟呂不韋也辟強張良之子也以孝惠朝呂太曰。才

后吳不哀事聖權陳平周勃也言此之時各年十二欲知自出其意爲提戊良敬之子

也戊辰不必父祖心無復其父祖也或問鬻食其說陳留下救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危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其軀而已非長生久視之道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蒯通說韓信令左儀右楚鼎足而立不能下之伴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盡忠高祖若門戶之閉無有隙也曰蠡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蠡秦宮欲逐諸侯之客斯況拊鑊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上書以為不可秦廢之是一事也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為宰相不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遷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深惡斯諫之而見趙惡諫作督責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諱事皆非趙直霍漢大將軍霍光曰始六之詔擁少帝之微摧燕上官之鋒處廢興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之而不討賊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信臣夫之軍至顯牧曷不用哉馮唐所知魏尚者為雲中守擊匈奴德用士則聞之矣曰罪不孥止罪其身不官不女出官人嫁之有坐欲諫之故激文帝耳非平談也於德又何如德曰罪不孥止罪其身不官不女出官人嫁之館不新仍舊陵不墳葬於驪陽因或問交曰仁問餘耳謙餘曰光初有始寶灌曰凶終賢嬰灌夫甚相親友不勝或問信曰不食其言食請人曰晉荀息趙程嬰公孫杵臼秦大夫鑿穆公之側此章全論不食言之德問義既聞諸賢之信又問於義誰得曰事得其宜之謂義義者得宜也不得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程嬰杵臼兼乎信義也秦晉大夫可謂重食言之信昭義則未也或問季布忍焉可為也季布為項羽將嘗因高祖乃為奴賣與魯朱家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言能忍辱貪生者乃為之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

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項仕焉攸避。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請人

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顏淵算惑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向其事韋玄漢

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儔況以韋玄不亦甚哉釋曰顏淵之賢備體之賢韋玄之賢一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韋玄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淵俱盡

道哉問長者曰蘭相如申秦而屈廉頗樂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

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申理於秦王屈意於廉頗義在史記樂布爲樂大夫奉使行高祖欲殺

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當爲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譚談持金去主意不疑疑其金償之其後歸者持金還乃期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乃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殺

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或問臣自得曰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

憤丙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慶嘗爲太僕時御上問與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名曰彈爲人謹慎目不許視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爲人周密重慎丞相

丙吉宜帝少時以巫蠱事嘗在獄中吉當救護又逢視有恩紀而終不言官至御史大夫乳母泣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臣自失曰李貳師之執貳田

祁連之濫帥韓馮胡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爲太子二心不謀武帝疑之殺降匈奴祁連將軍

田廣明爲宜帝擊匈奴不到賈徑婦人也韓馮胡名延壽繼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廣繼爲或問持滿曰

泰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繼疑繼丞相夫人殺傅婢國捕之而皆無實反獲其罪也或問持滿曰

振。振振器在魯桓公廟者欲人推心嘗如此器戒之揚王孫僂葬以矯世。倬厚葬也事見漢書曰矯世以禮僂乎如矯世

則葛構尙矣。古者未知葬送之禮死則裹之以葛掩諸壽堂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尙尙爲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俗也或問周

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不虛矣不隱惡

淵騫卷第十一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夢龍鱗附鳳翼異以揚

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如其寢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

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

以功皋陶以謨非絕德邪是皆德力者何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抹牛非絕力

邪此等皆以多力舉重鼎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

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

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殆衛靈公之問陳也仲尼答以俎豆子雲應之以德義魯仲連傷而不制高談以故時雖功成而不受祿賞

蘭相如制而不傷好義崇理屈身伸節輔佐本國業時之務也或問鄉陽曰未信而分疑抗辭免置幾

矣哉鳥器謂之置猶人之總總幾危也獄中出機微之辭得以自免亦已危矣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

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子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

如葬則吾以疾爲著龜疾者樗里子之名死葬葬言後當有兩天子宮來我果如其言周之順

報以成周而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

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過猶不及兩不與也

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爲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

死有餘忠不足相也相助也雖盡一身之節而殘百姓之命非所以救民之義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

呂不韋陽翟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呂不韋陽翟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曰誰謂不韋智者與以國易宗雖開列封先笑後越身既靖死宗族實流呂不韋

之盜穿窬之雄乎不以其道非盜何如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維陽也維陽不韋所謂竭也揭維陽而行天

下豈徒繼石乎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爲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

此矣。原野獸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爲也。奚。問王。始皇方

獵六國而翦牙歟。也。豈用牙言其鋒也。歟者。絕語歟。或問要離非義者與。不以家辭國。曰。離也。

火妻灰子以求反於慶忌。實蛛蝥之屬也。焉可謂之義也。義者。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韓山平人而焚

燒妻子。詐爲與離。求信於慶忌。問。孟反而刺之。若蜘蛛之出小巧耳。政。爲嚴氏犯韓。刺相伏累。曼面爲姊。實壯士之靡

也。焉可謂之義也。也。黑韓政。問。荆相名也。軻。爲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

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爲也。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

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而存蘇張之辯。曰。甚矣。鳳鳴而鸞翰

也。然則子貢不爲歟。言子貢亦行詐說。抑齊破吳以救魯。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

秦恥諸。戰國亂而不解於義高恥。儀說而不富貴其情下。

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儀不迹秦。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任。在才乎。

才。非吾徒之才也。美行。園公倚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趙秦之亂。隱居商山。不朝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

言辭。婁敬。陸賈。婁敬說高祖。園中。陸賈說關公。爲漢臣又作新語。高祖喜之。執正。王陵。申屠嘉。呂后欲王諸呂。陵敬意不從。免陵乃得封文。帝侯幸。鄧通

至使。覆嘉取通。提錯犯。覆奏諫。錯。折節。周昌。汲黯。折節。謂直諫。守節。轅固。申公。轅固守正。以得舉於賢。太后后使人召此二人。改。晉異。董相。夏侯陽。京房。董仲舒。夏侯陽。京房。不爲其定。

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曹也。隨如一旅。僅焚。隨曰。依介。四人皆後。叔孫通曰。擊人也。見事。敬疾。爰益曰。忠不足而談有餘。按。魏。晁錯曰。愚。晁錯曰。愚以危身。晁錯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到。鄒。富成。隨。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捋疏飲水。褐博沒齒。無愁也。

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產公儀休。游俠曰。竊國靈也。聖命也。朱家田仲郭。韓劇孟原涉之徒。倂幸曰。不料

而已。韓。鄒。鄒。周仁韓。王孫李延年之徒。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功。用。行。金。藏。陳平之無

悟。內。明。奇。畫。外。無。違。悟。絳侯勃之果。立。文。帝。霍將軍之勇。無所懼。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

之臣矣。此。數。公。遺。漢。初。定。倉。卒。之。制。應。適。當。時。荷。以。救。世。不。能。與。程。與。伊。周。同。風。未。終。先。王。禮。樂。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獨。欲。知。此。二。人。之。臣。矣。

人之曰。仲舒欲為而不可得者也。弘容而已矣。利。在。安。身。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

廷尉之平。張。釋。之。准。存。公。平。不。阿。於。意。雋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人。自。稱。亡。衛。太。子。百。官。莫。知。其。所。不。疑。後。至。取。而。治。之。乃。明。巫。成。方。途。也。尹扶風

之絮。尹。翁。歸。唐。虞。有。節。不。被。澠。垢。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倉。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諒。尉。豪。強。不。避。貴。戚。斯近世名卿矣。將。既。開。名。卿。次。問。名。卿。

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近世名將矣。請問古

之良將。欲。知。古。之。良。將。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輿戶血刃。皆所不為也。

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庸使。其猶劣諸。美。隋。世。稱。

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展如也。或曰。隱者也。曰。

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於。朝。而。為。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兮。或曰。

隱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懼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由此四事得名應諧似優。似倡優不窮似哲。正

厲乎素
痕也
妄譽。仁之賊也。妄毀
以爲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者德之
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孟軻語之備矣

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豈伊仲元君乎。已顯仲元未聞。其爲人也奈何。

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隨時之義治亂

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黜臣。惡乎

聞。餓夫夷齊紉臣柳下惠也。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與。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

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曰。皓皓者。己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著天而後天見之

下見王陽貢禹時主所擢而後名顯也
仲元雖有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
子欲自高邪。君子行遠
俟命而已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

肅如也。聞其言者，肅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鄭聞以德誦人矣。未聞以德誦於人也。仲元，畏人也。言可畏也。或曰：育賁，言夏育孟賁，亦使人畏也。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其侮德，請條。謂其目也。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所畏，謂言不慙行，不取孔子彈焉。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君子卷第十二

夫君子之所以爲矣，布謨憂延在乎衆，簞豆惟於此而表其篇目者，絕筆在乎孝至無以加之而已。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彌中而彪外也。彌，滿也。彪，文也。積行內滿，文辭

發外。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

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仁愛大德，故柔屈其心。節義大業，故剛厲其志。或問：航不漿，衝不

濟，有諸？據航不提漿，衝車不輸濟。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

也。航，衝之器，充大則不能小矣。君子不器，無所不施。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允，信也。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

子異乎不異？道同於仲尼也。或曰：孫卿，非數家之書悅也？韓歐數家，悅合於教。至於子思、孟軻，詭

哉？讀此則謬。曰：吾於孫卿，與見同門而異戶也。同出一門而戶異，同述一聖而乖詭。惟聖人爲不異。前聖後聖，法則

玄合大同仁義，牛玄辟白晬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其德，色端或問：君子似玉，

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隙乎其不可形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之備矣。或曰：仲尼之

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曰。仲尼之道。猶四續也。經

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網紀夷貉。或入於沱。或淪於

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錄不謬故可採擇淮南

鮮取焉爾。傳辯虛妄不可承信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或出經或入經文麗用寡。長卿也多

愛不忍。子長也。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或曰。甚

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苟非所能自可稱人以巫鼓。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不言。一曰。巫鼓之傷義從

不果而已。乃復寄諷譏以自大。假不舉焉。高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

與。吁者歎歎之聲丹青初則炳。久則淪。淪乎哉。丹青初則炳。然久則淪。變聖人之書久而益明或曰。聖人之道若天

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天緣之也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

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騫得其

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

或曰。聖人自恣與。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觀禹之行水與。一東一北。行之

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

通于理。君子好人之好。嘉其善也而忘己之好。若不足也小人好己之惡。我惡而不自知而忘人

之好。物好而不諱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

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

進退而退日寧。寧而不自知勸者也。或曰：進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

乎顏淵以退爲進。後名而名先也天下鮮儼焉。言少也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曰：必

進易儼也。必退易儼也。必有也苟進則貪祿利若退則慕名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儼也。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

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齊死生者莊生所謂齊者也非好死惡生之謂也而或者不諒故問曰：作此者其

有懼乎。懼者畏也此章有似駁莊子莊子之言遠有其旨不統其遠旨者途往而不反所以疑之也各統其所言之旨而兩忘其言則得其意也信死生齊貧富同

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爲慕慕通天地人曰儒。道術深奧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伎藝

能人必先作。然後後人名之。先求。然後後人與之。人理云云爲物動靜無不由我以名彼者人必其自愛也。

然後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後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

未有不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

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物性之壽其實生存延年長也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

吁。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

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彙類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

也。聖人之於天下。取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取一日之不生。曰：生乎

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慕慕也。與。惟慕慕能使無爲有。或

問仙之實。曰：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忠臣

孝子。惺乎不惺。惺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

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言復甚也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

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揚子之談亦猶此義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仙之事

遂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君子忠人。況己乎。小人欺己。況人乎。夫至人其猶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者言乎其真然後可以副物況乃

其身之不論又安能論諸人哉

孝至卷第十三 始於學行而終於孝至始終之義人倫之事畢矣

孝至矣乎。將欲言其美所以歎其至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一言而孝兼諸百行聖人無以加之是至德也父母子之天地

與。天德象地載形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裕足也言

萬物取足於天地天地不取足於萬物也。裕父母母之裕不裕矣。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事父母自不知不足者。其舜乎。

自知不足則是舜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無須臾懈於心孝子有祭乎。有齊乎。

祭嚴齊敬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齊也。亡形復存荒絕復歸於心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

之存也。是以祭不賓。夫齊者交神明之至敬致齊三日乃見其所齊者禮記之始齊備矣而發斯誠者有愾乎時人人而不祭。豺獺乎。九月

飴祭歡正月飴祭魚飴飴猶有所先人而不祭飴之不善也或問子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生事愛敬死事哀戚曰。石奮石

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

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必不得變於斯二者當如堯之為父舜之為子子有含菽飲水而致微美其

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何。僞僞也曰。假僞。故書曰。誠而讀之。三月不歸。就

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僞？曰：有人則作，無人則輟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祖其所以觀其所以人焉，度其力行近仁，或由人焉，度其斯亦次矣。不爲名之名，其至矣乎？太上以德自然，之矣，非至如何？爲名之名，其次也。

或問：忠言嘉議，曰：言合稷契謂之忠，謨合皋陶謂之嘉。或曰：邵如之何？曰：亦勸之而已。勸，勉也。庫則秦儀、軼斯亦忠嘉矣。庫下也，此所以微言貶乎，漢臣而爲王莽之將相者。

道皇等，皇，美也。夏殷商之道將令，將，大也。而以延其光令。二帝三王，光延至今。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平水，土也。殷周以其伐，聖德同而禪伐異者，隨時之義一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

曰：食如蠶，言精細也。衣如華，服文彩也。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言當理也。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此亦泰，況可滔天乎？

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曰：勉，勉，勉也。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此力百人，便能敵之。德諧頑嚚，嚚，嚚也。頑，頑也。頂，頂也。

形不測，百人乎？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或問：君曰：明光，閭臣曰：若提，若，順也。安也。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下。

其上也。明而光其下，堯所以爲君也。順而安其下，舜所以爲臣也。也。王莽之事，機則傾覆其上，篡位居攝，則亂其下也。或曰：聖人事異乎？曰：聖人德之爲事，異亞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

之有也。感此之甚者，必亡而已矣。天地之得斯民也，得，養育之本故也。能資生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得資生之業是故係之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爲心。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

者。是孔子之徒與。王莽少則得師力行老則詐爲篡奪故揚子寄微言而駁之焉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

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病瘳之際故有先瘳之愈或問大曰。小。問

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故曰小也四海爲遠。治之在

心。不亦邇乎。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深識聖義是俊傑也秀穎德行之謂

洪。不之秀其穎猶人之供其道也示秀穎則實給人崇道則德聞洪大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事不來則不動動非禮則不擬或問

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宗。德行也。或問泰和。曰。

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發聲出命而民說之周康之時。頌聲

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繼而春秋矣。邵陵習亂也。繼亦亂也故習

治。則傷始亂也。傷習亂則好始治也好。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允信黃支之南。

大夏之西。東觀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明此夷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

荒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殲殲。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猾夏。蠢迪王

人。屈國喪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羣夷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威多

鷹隼戢戢。戢戢未至也未至也。至德或曰。訥訥北夷。被我純績。純績帶我金犀金犀珍

膳寧餽。寧餽其口也不亦享乎。此大盛也昔在高文。武實爲兵主。今稽首來臣。稱

爲北蕃。是爲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言如此不可不龍堆以西。白龍堆也大漠

以北。鳥夷獸夷。鳥夷獸夷者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爲朝覲者也。若使

朱崖之絕損之力也。朱崖南海水中神元帝時背叛不臣諸帝欲往征之賈捐之以爲無異禽獸也棄之不足惜不歸不損感元帝德之事在漢書否則介

鱗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民也若人者務在殷民阜財。則宣明道信義致帝者

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繁也晏也。晏和柔享于鬼神不亦饗乎。實受其福

天道勞功或問勞功曰一日一勞考載曰功。日一日猶日也考成也故議也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或曰君

逸臣勞何天之勞。言於人事則君逸臣勞也天爲君四時行百物生以喻無勞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於事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

運轉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爲媚莽之言或以爲吉遜之謂也吾乃以爲儀

規之深切者也繼其儀公以前之美耳然則居攝之後不敗而惡可知揚子所以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遠教於後世言蔽天地而無慮教開百代而不恥何遜類之有乎

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言人民衆多富盛也辟靡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

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言若盡此諸矣以濟勉人者無羨唐虞之世也

法言序子雲歷自序其篇中之大略耳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倥侗無知也顓蒙頑愚也恣平情性。恣任意而行聰明不開。闇塞之謂訓諸理訓諸學

行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禮樂備也然後誕章。諸子應時而作諸世之言乖離諸子圖徽。貴此聖人坦蕩之夷路賤彼百家雜穢之

邪譟吾子事有本真陳施於意動不克威。克能威皆本諸身。自求之義譟修身

世世天道。洪荒亂世之初昔在聖考。聖人作而萬物覩謂成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二五得中然後利見

不可姦罔譏問道

神心忽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譏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譏問明

叢言周于天地叢言贊于神明幽弘擴廣絕于邇言譏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範譏五百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哲譏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意世論之不實一槩諸聖一以聖人之譏

重黎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

定其品譏淵騫

君子純終領聞終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蠢迫檢押蠢動也迫道也檢押也旁開聖則開

也則譏君子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四方驩心

孝至

揚子法言音義

學行卷第一

李軌注

軌字弘範東晉會稽郡亭侯撰周易音尚書音春秋公羊音小爾雅音各一卷泰始泰寧咸和起居注共六十七卷又撰齊都賦一卷集八卷見隋書經籍志

好學

呼報切下同

復駕

又諸儒金口而木舌

柳宗元曰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孔子之說如木鐸也

雍諸

盧紅焉攸

於廣切下同

與

音靈

瘡

祝之切

拜

逢蒙切

般

不能踰也

俗本總不字

鑄

與

音余

五石

桐子

音通與俱同亦音同未成人也漢書曰母桐好逸

一闕

下降

不勝

升音

之平

謂月平

於戲

呼又虛宜切

為其

子偽切下為

奏

之乘

易乎

以破

啞爾

於草

徒與

音余下皆同

鵲斯

字茹切

如其富

俗本下句作

猶頓

於謹

其粗

于胡

紆朱

音支

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

天復本並

作無止

吾子卷第二

少而

詩照

好賦

呼報

組麗

音

狴犴

狴犴今切犴音岸獄也

景差

初佳切舊

枚乘

繩證

哇

鳥瓜

確乎

苦角反俗

惡

鳥路

溫

古忽

屈原

九勿

如瑩

鳥定切又音榮石次玉者一

有辯護

仇正者為里正

稱則

尺證

足言

將佳切又

詭辭

九委

斷木

葛管

梳革

音緩又音

切

蒯蒹

下力紙切

惡

下徒何切

舍

書也切

惡覩

音鳥

好乎

呼報切下同

山

蒼頡

胡結

牟質

而虎皮見草而說

音說天復本

虎

別

彼列切

不要

一遙

則辟

芳辟反

眩形一本作反自漸諸子眩如台音陰

問神卷第五

請問之天復本作舍則書也索至山責無聞開闢元音惡觀音食其不妄俗本作不忌字之誤也非義不

妄食故不可得而制楚爵曰風亦不貪饒而妄食爰里牟九不手不制於意書容切又丑用切俄空苦貢切暉輝戶昆切又

顛顛胡老聖五各誰乎俗本作誰替本皆作誰詩傳云易知以政切下覆物敷又嘗嘗語中切

喊呼聖切又呼之解胡買切面相慮亮捺他胡切又同嚙嚙音即刃切俗嚙嚙呼昆忒忒武中

見矣實通與我音者絳悉發君子病沒世而無名孟勢諸名卿可幾也漢書曰或

沒世而名不稱盡勢諸名卿可幾師古注曰以身而無名為病君子德名為幾韋昭曰言有勢之名端

孟康曰盡何不也云何不因名卿之數以求名幾音機下同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

不然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德力之卿用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

乎成名漢書曰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石之下名振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漢書曰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於

能別似者彼列切俗本作能參以似非是

問明卷第六

諄布內眩眩胡涓切大知如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過古禾切不入室者孟子疾之

言諄以孟子疾為句絕撫我音樂天下音落庸行下孟切下去諸丘音抗也五官切漢書云海內抗皐陶

音諄安耕切諄天復本作敗俗必謹切下諄好呼報切下亟於紀力贖五堅在治直吏切

則見賢通切 人何慕後傳曹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慕宋衷注云慕取也鴻高飛冥冥得天雖有

鵲明上音焦說文曰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鵲明北方鵲明中央鳳皇 遊集鄭振切 蹇路鳥計

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

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珍乎漢書孟康注曰湛然淵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不為苟

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龜欲 士街切貪也 儻舜切 累克俗本誤 灑耳音 翺翺綠

切飛歸其肆矣 注非也朱鳥往來以時 說難劉伯莊史記音義曰說難上式抽切下如字司馬正史記

其辭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少 確苦角切 問行下孟切

寡見卷第七

好假音避本或 偁焉切 好盡呼敬切 援我袁音 鶉令純音 饒饒切 皆說一本說 曼是莫半切

極音 瓊瑤上以諸切 聲悅上音聲 惡在音 拂乎符勿切 而樂音 焉事切 室珍栗切 六翻下

其累力僞切 巢枕章莊切 樓航亦作梳 權利音 紹音

五百卷第八

參諸七南切 有誦與屈同 焉誦於慶切 問陳直刃切 信道音伸 強其其爾切 摯與專切 非天下之至天

本作天下 賈如音 小則敗聖如何天復本無 厭觀一鹽切 不厭於鑑切 渾渾戶昆切 簡易以

切下 焉得於慶切 龍璽上音龍 多行知曼之 又曼仲切 邇音 聆聽俗本作 疆世其爾

同 焉得支焉同 龍璽下音璽 多行字 曼之又曼仲切 邇音 聆聽俗本作 疆世其爾

焉得支焉同 龍璽下音璽 多行字 曼之又曼仲切 邇音 聆聽俗本作 疆世其爾

焉得支焉同 龍璽下音璽 多行字 曼之又曼仲切 邇音 聆聽俗本作 疆世其爾

焉得支焉同 龍璽下音璽 多行字 曼之又曼仲切 邇音 聆聽俗本作 疆世其爾

惡乎音曰寢俗本作日在扛鼎音魯仲連傷而不制蘭相如制而不錫錫與忱辭

苦雨免置幾矣音之知音周之順艱諸本皆作順艱順觀王及撥王也俗本作周之順

東奔音望山七臨洮音相也息亮窻音擔石都甘切秦將下亮切牙效音刺相

求反俗本脫求字求字惡諸音秦行下孟切驚翰胡安切說而失音任人音難

曼面音督亢音惡諸音秦行下孟切驚翰胡安切說而失音任人音難

之乃且園公史記留侯世用里音執正俗本作折節音驚異音樊鄴音將人七

盜音晁錯音曰愚音行不音諛達音沒齒無愁也俗本誤作雋京音將人七

冠軍音奉使音行不音諛達音沒齒無愁也俗本誤作雋京音將人七

比音滑稽音朝隱音妄譽音不累音絀臣音懽如音鄭聞音

育貢音不累音絀臣音懽如音鄭聞音

君子卷第十二

彌中音般有中音其知音悅也音牛玄辟白音粹而音

險乎音鮮取音人以巫鼓音其行音好人音勸音儼音

處音處音處音處音

孝至卷第十三

有齊音屬亡音屬亡音屬亡音

提是支切又音

諸傳直過

與有終而無始

與如孰寧

作難愈

知哲上音

之長好文羣行下

切德東觀切

世綽

世世下同

黃壤

黃壤切

我我

訓訓許麥切又捐之

與專

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柳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機祚之方半耳

法言序

怪何顛蒙

漢書揚雄傳鄭氏注曰童蒙無知也師古曰怪音空個音同顛

訓諸理師古曰迄孔許諾

古曰周周公且也迄至也孔子之言自周

終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微

韓書揚雄傳作諸子圖微師古曰言其後廢末虛誕

益章乖於七十子

事有本真陳施于意

漢書揚雄傳作陳施於德

動不克威

李奇曰不亡世

天道昔在聖考

李奇曰聖人

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

蘇林曰罔經也言不可作姦誣於聖道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

漢書揚雄傳作旁燭亡疆師古曰煌煌威貌也燭照也無疆猶無極也

遜于不虞以保天命

李奇曰常行遜順備

不遐言周于天地

漢書揚雄傳作假言周于天地師古曰假至也

幽弘橫廣絕于邇言

李奇曰邇近近經諸範

揚雄傳作經諸範師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

漢書揚雄傳尚作上

參差不齊

師古曰言志業不

一槩諸聖

師古曰一以聖人大

譙淵騫

純終領聞

音問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管領令也

蠹迪檢押

師古曰蠹動也迪道也由也

也音

寧親莫大於寧神

師古曰寧安也言大孝之在於尊嚴祖考安其神靈所以得然者以得四方之外驅心